

歷史空間

網上流行「謀殺體」

王兆貴

近期網上流行一種新的文字樣式叫「謀殺體」。乍一聽到這樣的名堂，覺得有些嚇人，搜了一些帖子看下來卻並不驚人。 「謀殺體」成文很簡單，不過是套用一本推理小說的語言模式，進行模仿性造句。這本名叫《為他準備的謀殺》小說，開篇第一句說：「我去年十一月份特別想殺人，因為懦弱遲遲沒有動手。三個星期之後，一次意外讓我摘掉警徽，下了槍，殺人計劃不得不延遲。那個人活得比我還好。」有人感到這樣的句式好玩，就如法炮製出來發帖，引起網友們群起效仿。於是乎，「謀殺體」文字就像雨後春筍般在網上氾濫起來。「我去年十一月特別想養狗，因為房子小遲遲沒有動手。後來連松鼠也養不起了」；「我去年十一月特別想嫁人，因為羞澀遲遲沒有開口。後來就沒人可嫁了」……你看，這分明是在搞笑、逗樂，哪裡有甚麼「殺機」呢？

我不是研究文體（語體）學的，但對流行文體（語體）比較敏感，偶爾也會投以熱眼，體驗一番，並由此生

發一些比對和聯想，琢磨琢磨這些流行文體（語體）創作的動機以及源頭和走向。竊以為，作為主流文化的補充，流行文體（語體）的出現是一件很正常的事，在我國文史的記載中也不乏先例，而且發生的原因大致相同。

就拿詩歌來說，我們目前經常接觸的古詩，以五言七律居多。由於格律詩在字數、行數、平仄和用韻等方面限制很嚴，好比是帶著鐐銬跳舞，美固美也，卻很不自由。於是，文人們也會擺脫格律的拘束，創作一些雜體詩聊以解悶、消遣。諸如，盤中體、寶塔體、藏頭體、疊字體、折腰體、回文體、輻輳體等種類繁多，離奇古怪，所以也稱作怪體、異體、別體、變體。明代徐師曾在《文體明辨》中將奇詩怪詞歸納為19種，饒少平教授在《雜體詩歌概論》列為43種，還有人則歸納為10大類70多種。可見，雜體詩的種類遠遠超過了正規詩的體裁。

雜體詩以賞心悅目為旨，也不乏審美價值和智慧的靈光。例如，要看懂詩謎體、神智體，就非動一番腦筋不可；離合體、嵌字體的趣味性很強；寶塔詩、盤中詩給人以圖形美；迴文詩、疊字詩給人以韻律美。就是說，雜體詩不只是簡單的文字遊戲，還有鑒賞和啟智功能。因此，遊戲其中的不僅有無名墨客、民間騷人，還有大名鼎鼎的詩人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王安石、蘇東坡等，就連那個最正統的理學家朱熹也不能免俗。蘇東坡一生創作了大量的奇詩怪詞，神智體就是他的發明。朱熹並不以詩詞見長，但他用回文體寫下的兩首《菩薩蠻》卻頗為人稱道。

作為業餘生活之消遣，雜體詩

不獨古人喜愛，今人也多有涉獵和仿製。饒少平教授認為，聞一多先生的《忘掉她》是學習首尾吟體的，郭沫若先生的《爐中煤》、柯仲惺《周恩來總理的詩》，都是學的重句體。新詩中有的兩句一換韻，那是雜體古詩中單轆轤韻的手法，四句一換韻，那是雙轆轤韻的手法。

有趣的是，梅貽琦先生與冰心女士當年還合作過一首寶塔詩。冰心的夫君吳文藻是個典型的書獃子，向有「傻姑爺」之稱。冰心曾故意告訴他丁香花叫「香丁」，他竟信以為真。冰心讓他去給孩子買「薩其馬」，到了「稻香村」糕點舖，他像孩子一樣只會說買「馬」。冰心讓他去買「雙絲葛」做夾袍面子，到了「東昇祥」布店，他卻說成「羽毛紗」，待得店裡的售貨員打來電話詢問，才真相大白，全家轟然大笑。冰心據此寫了一首寶塔詩，既嘲諷了吳文藻又捎帶上了清華大學：

馬
香丁
羽毛紗
樣樣都差
傻姑爺到家
說起真是笑話
教育原來在清華

一次，梅貽琦夫婦到冰心家裡度周末。冰心說起當年在北平的這段往事，梅先生笑着續寫了兩句：
冰心女士眼力不佳



書獃子怎配得交際花

在座的清華同學都笑得很得意，而冰心也只好認領「作法自斃」了。

在文字的駕馭上，雜體詩的構思和技巧雖有獨到之處，但卻難入正統詩家之法眼，被斥為「本體不雅、其流易弊」，明代吳訥《文章辨體序說》謂之「終非詩體之正」，一般不能列為正規的文學作品。著名雜體詩家饒少平認為，詩歌的本質就是遊戲，格律詩的諸多限制則把詩歌的文字遊戲味道推向了極端。因此，我們再對奇詩怪詞抱有偏見就不應該了。

如今，能在網上流行，讓網友們趨之若鶩的東西，至少要具備三個要素，一是新鮮，二是怪異，三是好玩，概括起來就是「新奇樂」。信息的網絡化，使得新人、新事、新提法、新詞語的傳播快速而又廣泛。可是，來得快東西去得也快，熱得快的東西冷得也快。梨花體、阿嬌體、蜜糖體也好，凡客體、銀鑄體、咆哮體也好，都是娛樂的產物，不過是玩玩而已，就像當年的回文、寶塔等雜體詩文一樣，玩膩了就會被人所冷淡及忘卻，甚至還沒等到你看清它是鬼馬玩意，就已絕塵而去了。因此，我們大可不必視為異端而憂心忡忡。



「謀殺體」因這本小說而生。網上圖片

古今講台

大人國 小人國

我們現在所知，人類雖有高個子、矮個子，但相差不大。姚明是出名的高個子籃球員，達七呎五吋高，平常人見到他都得仰望，但一般人以五至六呎計，不至於說差一倍。

世界上有沒有存在很高、很小的人類？應該說有的，不過高低差不多。以吋計就行了。

但古書上說，有很大或很矮小的人。

儂僂國，人很矮小。這在中國古書中不只一次見到記載。《列子·湯問》中說得很具體：「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，得儂僂國，人長一尺五寸，東北極有人名曰詭人，長九寸。」在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中也有：「儂僂氏三尺，短之至也」的記載，說人最矮的是儂僂民族。

有沒有很高大的人類呢？也有，而且高大得驚人。《孔子世家》中記一件事：吳國伐越國，攻下了會稽，「得骨節專車。」（集解，韋昭曰：「骨一節，其長專車」。）吳國的使者去向孔子請教：「骨何者最大？」孔子學識淵博，就告訴他：當年禹召集諸神於會稽山，防風氏後至，禹殺而戮之，其節

的骨，這是最大的了。禹召集各族大會，防風氏遲到，防風氏為甚麼遲到，遲到了為甚麼就嚴重到要被殺？這現在是弄不清楚了，但因為這件事，留下了古書上這種說法，人是可以高大到一骨專車的。

其實這是神話時期的傳說了。

《列子·湯問》記有更古的傳說，說在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的時候，有大海，有五座大山，那時的人，「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，一旦一夕飛相往來者，不可數焉。」有龍伯之國，「有大人，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」，那時天地間只有五座大山，但龍伯之國的人，用不着多少步就可以在那裡來往。後來又因事觸怒了天帝，「帝憑怒，侵滅龍伯之國使阮，侵小龍伯之民使短。」（憑怒，即大怒。侵又作浸，大意是天帝生氣，把龍伯之國的土地變狹小了，人民也矮小了。）但是，「至伏羲神農時，其國人猶數十丈。」人數數十丈，太可怕了。古書《河圖玉板》也記：「從崑崙以北九萬里，得龍伯之國，人長四十丈，生萬八千歲始死。」那時的人數數十丈，活一萬八千歲。《列子》上更說他

們能夠飛來飛去。「一日一夕飛相往來」。我們讀這些傳說，也許可以想像那時有這樣的外星人來過吧。

古書上的說法，現在當然無從考據，也不一定真有其事。但是這些記載，說明古時也有人在想：人到底可以有多高大呢？小的又會小到多小呢？記在古書上就是這些說法，說高的可以高到幾十丈，細的可以細小到三尺（儂僂氏，孔子的說法），一尺五寸（《列子》），還有詭人，九寸（《列子》）。這些說法是那時古人所知，所猜想，說明古人的確在猜想這個問題。

在時間上，說是伏羲氏、神農氏時，還有高數十丈的《列子》，但伏羲、神農也是傳說時期的了，在那之前，更加古遠；孔子說的是禹時候，禹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有記載的領袖，大約公元前二十一世紀，也就是距今在四千年。不過我們除了知道是孔子這樣說之外，也沒有法子知道得更多。

《列子》上的說法，則是記殷湯與大夫夏革的對答，殷是商王盤庚的時候，那就又近一些。都距現在不超過萬年。如果真有其事，那麼在考古發掘上，應該還很容易發現大人國的化石，不會至今只有禹時防風氏的一骨節吧？

在地點上，《列子》說儂僂國在「中州以東四十萬里」，詭人在「東北極」，都是渺茫得沒有着落的。不過，作為一個話題，這是很有趣的談資。

春天的雪是輕盈的，落到地上就化為春水。掉在臉上手上，涼滋滋的，潤澤着乾燥的肌膚，令人領略到少有的純淨與舒暢。久旱的大地，正吹着微微的暖風，這潔白的雪花一滴滴落進，就貪婪地盡情吮吸，點點滴滴滴入沃土，如同嬰兒渴求母乳一般。乾渴解除了，萎靡打焉的麥苗終於返回生命的青色，快樂地拔節而上，嚮往着滿野的碧浪，期待着金黃的豐收。

春天的風是柔和的，吹在身上暖洋洋。春風吹綠了廣袤的平原山巒，吹皺了全球的江湖河海。大自然從冬眠中甦醒，萬物爭榮，生機盎然，蓄勢待發。二月春風似剪刀，裁出了千絲萬縷的綠葉新枝。二月春風是彩筆，畫出了萬紫千紅的奇花異葩。二月春風像號角，喚醒了蟄伏一冬的昆蟲動物。大千世界，芸芸眾生，都由衷拍掌歡迎又一輪充滿希望的茁壯旺季。

在知性的春雪飄灑下，在濃情的春風吹拂中，我們聽到了從鄉村和城市傳來的陣陣春歌。春歌是曼妙多彩、動人心魄的。與春雪、春風相比，春

歌更能傳遞人們的心聲，因為春歌是人類自己創造的精神作品，是詠讚春光的天籟之音。「春風裡來百花香」，是促綻百卉的民間小調。「春風帶來真誠友誼，這就是春天的美麗」，是催開心花的如詩行板。「春天在祖國的懷抱裡，勤勞的雙手打拚着春天，是洋溢着真情的心靈讚歌。」「急令飛雪化春水，迎來春色換人間」，是升騰起豪氣的壯美進行曲。

在春歌的啟迪下，感召下，鼓舞下，我們嘗到了春的歡樂，春的喜悅；也悟出了春的艱辛，春的金貴。每一屆春天的蒞臨，都付出了與酷冬天寒的不斷抗擊，直勤勉奮勞動者的青春和熱血，拚搏得來的。當我們在明媚的春風裡開懷朗笑時，當我們在沐浴在春風裡得意歡笑時，不應該忘記剛剛過去的冬的苛嚴、寒的徹骨。人間，是春天，從來不會自天而降，只能我們不懈而繁重的勞動與鬥爭換來。



春雪。網上圖片

赤有可閱

有關六部的民謠

三省六部制，至隋唐已經定型為中央最高政府機構。三省中書省、門下省、尚書省之下，有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。每個部又各轄四司，共為二十四司。衙門裡的熱門話題，大概總離不開相互間的級別、苦樂以及讖諷，所以歷史上也留下了一些這方面的記載。

《老學菴筆記》記載了人們對六部二十四司在北宋元豐年間情況的概括：「吏勳封考，筆頭不倒；戶度金倉，日夜窮忙；禮祠主膳，不識判硯；兵職駕庫，典了襪褲；刑部比門，總是冤魂；工屯庫水，白日見鬼。」到了南宋偏安江南後則變成了：「吏勳封考，三婆兩嫂；戶度金倉，細酒肥羊；禮祠主膳，淡喫齋麵；兵職駕庫，咬薑呷醋；刑部比門，人肉餛飩；工屯庫水，生身餓鬼。」

管理文官階品、封命、勳級、考核功過的吏部四司，因為權力較大，捏在他們手裡的一枝筆可以決定官員的命運，到了南宋則裙帶關係盛行，他們的工作就盡是些婆婆媽媽的事了；分管戶口土地、賦稅徭役、國藏出納、天下庫儲的戶部，由事務繁瑣，日夜空忙難以下手，變成了享受「細酒肥羊」；分管禮樂學校、祠祀天文、陵廟牲豆、諸蕃朝議的禮部，由無所事事，不學無術的「不識判硯」，進一步變成「淡喫齋麵」的無味閒差；一向被歧視的分管武官階品、地圖城隍、輿輦廄牧、兵器齒簿的兵部，先先是窮到「典了

龔敏迪

是貧賤，都是可恥！」

活躍在清朝六部裡的是一幫書吏，所謂：「官憑文書吏憑賄，他們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進行了肆意的搜刮。吏部掌管官員任免之事，求官者必須打點吏部的書吏，書吏則根據行賄者所求官缺的大小，開列其先後」，然後「賄不至，非駁斥，即延閣」；戶部掌管各省款項的稽核，所以有「關書辦者必首戶部」、「戶部書吏之富，可埒王侯」的說法。比如福郡王征西藏回來，戶部某書吏索其軍需報銷費，福郡王大怒道：「小胥竟敢向大帥索賄！」書吏答道：「若不賞我鉅款，報銷之事就要辦三年，皇上怪罪下來，必與大獄。我這是為您着想呀！」福郡王無奈，只好賞以鉅款。

李慈銘《越縕堂日記》說：「朝官多貧至不能自存，而吏人多積資巨億，衣食享用，擬於王者。」所謂：「天棚、魚缸、石榴樹；先生、肥狗、胖丫頭。」家中未必有子弟讀書，也要請一塾師擺樣子，丫頭養得胖胖的，狗也喂得肥肥的，正如唐人以胖為美，可以用來標榜自己的富裕、悠閒。《韓非子》中提到一個故事：趙簡子派去收稅的官員說：稅如收重，國家富了，但老百姓窮了；稅如收輕，老百姓富了，但國家窮了。有個叫薄疑的人對趙簡子說：「君之國中飽。」趙簡子還以為薄疑說他國家富，很高興，可是薄疑說「中飽」的意思是：「府庫空虛於上，百姓貧餓於下，然而奸吏富矣。」皇帝要通過三省六部來為自己的皇權服務，三省六部的官員又要依靠書吏來維持自己的地位，於是就不惜讓國家窮點，老百姓窮點了。



清明時節，杜鵑花紅。網上圖片